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张保忱 著

御侍女殺手



第六章 大内御侍

兰羽舒挥舞宝剑正欲向官军冲去，忽觉身后微风轻拂，忙回头后顾，见是于海肖来至近前。她好象辜负了他的重托似的，有些羞愧地道：“他们竟敢损我们兰家的面子，我跟他们拼了！”

于海肖摆摆手低声道：“他们并非盲目而来，而是掌握了确凿的证据，定是有人泄了咱们的密……”

因为去黑石岛的这些人都是自登云寨动身的，兰羽舒疑心于海肖在影射自己的父兄，忙道：“你估摸是谁将这事捅出去的？”

“这、这很难说！”

“你莫不是怀疑我爹到官府告的密吧？他虽和衙门有些来往，但江湖道义还是比较讲究的……”

“啊，兰小姐多心了，我并非这意思！我们尽管行动都十分谨慎，但这么多人，仍是难以不露破绽！再说还有三僧和花氏母女他们，所以官府自何处得到的消息就很难说了！”

“你说眼下该怎么办吧？”

“刚才同你答话之人只不过是这个小头目，他压根就作不了主，如今请示上司去了。先略等一时，到时见机而做吧。切莫轻举妄动，因为是官军，最好还是不惹他们！”

于海肖的猜测果然不错，刚才和兰羽舒说话的那人只不过是一名小小的中军，领兵带队的乃是登州兵马指挥使周衍。此人平时和兰汝庆有些交往，没少得到兰汝庆的财物。兰汝庆霸占天突山其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。

那位中军深知周衍和兰家的交情，自己怎敢做主让官兵去擒宇文小白等人？便急急来至周衍面前道：“大人，兰家寨的兰羽舒小姐掺杂在贼人中间，且左遮右拦地不让抓获钦犯，你看这事……”

其实，周衍不但听到了兰羽舒和中军的对话，连兰羽舒他们的举止都看了个一清二楚。因为他就立在队伍后边的一个高坡之上，而且相距兰羽舒他们又不远。

周衍阴沉着脸道：“那位兰小姐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她是带着家丁去黑石岛观光回来的，根本没有什么逃犯。话也说得很硬……”中军毕恭毕敬地回答周衍的话。

周衍转脸看了看身侧站着的一个白面黑须的人道：“孟教头可曾识得盗贼闻风至和逃犯宇文小白？”

被称作孟教头的人往宇文小白等人站的地方看了一眼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：“当然识得！二贼均在其间，我早已看得一清二楚！请周大人速速传令吧，这帮贼众均非武功泛泛之辈，切莫让他们跑了！”

周衍一时有些举棋不定：若万一逃犯不在其间，自己将和兰家反目成仇。自己虽然大权在握，然而如今的兰汝庆已是今非昔比，不仅成了沿海一霸，而且在江湖之上、武林之中交往十分广泛，是跺跺足能震塌半拉海岸的人物，强龙不压地头蛇啊！

孟教头见周衍迟迟疑疑地不肯传令，冷笑着道：“周大

人，两个贼人及其帮凶均是国家重要案犯，尤其那神偷闻风至，是惊动朝野的盗贼，偷窃皇家之宝。万岁盛怒，传下圣旨，全国都通缉抓捕，难道大人还能不晓？若在此处让其逃之夭夭，恐怕连大人也难脱干系！”

周衍心下甚是不悦，暗道：本官何尝不知责任重大，还要你来开导威吓于我？不由冷冷地道：“这些事本官自然晓得！不过，倘若抓错了人……”

“一切由我承担！”孟教头的话说得斩钉截铁。

周衍说了声“好”，忙对中军道：“告诉那位兰小姐，就说本官在此，要她前来见我！”

周衍仍在留着后手，先将兰羽舒“保护”起来，不让她和“贼人”混杂在一起。若抓错了，自己可以表示对兰家的大恩大德；若抓得不错，便于开脱兰家的罪责，以免兰家吃罪株连到自己头上。但不论事情如何，总算对兰小姐关怀备至。总之，这是个讨好自己垂涎已久的小美人的绝好机会！

中军走入官兵的包围圈内，对着兰羽舒高声道：“兰小姐，指挥使周大人在此，让你去回话！”

兰羽舒心头一震，她万没料到周衍会亲自领兵前来，看来事情有些棘手。不由又往四周看了一眼。周衍选择的这个埋伏地点实在不错，他们被围在一个四周高、中间洼的小小盆地里，弓箭手居高临下，只要周衍一声令下，立即便会下起一阵箭雨。火光照耀之下，刀丛丛，枪簇簇，官兵一眼看不到边沿！

“你认识这个周指挥使？”于海肖见兰羽舒默不作声，忙问。

“认识，他叫周衍，是登州府的兵马指挥使。我爹和他有交情，逢年过节或是他家有甚喜忧大事，我爹都带我到他

府上。我万没料到他会亲自前来！”

“噢……”于海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他命你前去，是在关照你！恐怕你一离开此处，他马上便要传令了！”

“那么我就不去！”

“这么泡也并非良策啊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和李大侯他们商议一下吧！”

两人转身回至鬼脸杀手李云青他们身边，将刚才的想法道了出来。宇文小白道：“这些官兵，难道能奈何了我们？硬冲出去算了！”

李云青忧虑地道：“官兵太多，到时万一有甚意外就十分被动，我们不愿有一人伤亡！”

“是啊！我们若都有宇文姑娘的武艺和轻身功夫就好了！”卓平非感叹地道。他觉得自己在船上得罪了宇文小白，便见缝插针地阿谀奉承。岂料这马屁竟没拍到实处，宇文小白误以为他是在嘲弄自己，又羞又气，可此时又不便发作，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于海肖见众人一时想不出良策，思虑片刻之后道：“兰小姐，你暂且别离开此处，以防周衍传令乱箭齐发，我去见见周衍！”

“你？”兰羽舒有些惊诧，“你见他怎么说？”

“见机而行吧！”于海肖说完，未等众人再说什么，便转身向那位中军走去。

中军见一男子朝自己走来，忙大喝道：“站住！你是何人？前来做甚？”

于海肖彬彬有礼地抱拳拱手：“回军爷的话：我乃兰寨

主的管家，奉我家小姐之命，求见周大人有机密大事禀告！”

中军迟疑了片刻，忙道：“你等一等，待我禀于大人得知！”

“好，在下恭候！”

中军去不多时，转来对于海肖道：“大人示下，命你速去！”

于海肖随中军亲至周衍面前，略略抱拳点首道：“周大人虎驾纳福！我家小姐命我前来告诉大人，她带领几个仆人去黑石岛观光返回，官兵何以埋伏在此，如临大敌地将我等包围起来？”

周衍冷冷地道：“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？为何还要明知故问！”

“大人想过没有，我家兰寨主一向安分守己，怎会与贼人有甚瓜葛？定是有人无事生非，故意败坏兰家的名声！再说，我家小姐虽非金枝玉叶，但却亦非是寻常人家女子，她岂能容忍他人这般亵渎她的芳名？她不会善罢甘休的！要我来问问何人如此肆无忌惮地造谣生事，请大人明示！”

周衍心中好大不快，暗道：这兰羽舒也忒不象话了，我命你前来，你抗令不遵不说，又差下这么个无礼家奴来见我，一个奴仆竟不对我大礼参拜，还洋洋数语、比手划脚地责问于我！在你眼里，我这个兵马指挥使成了什么？哼，你们兰家无非是财大气粗、恃武欺人的恶霸强梁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周衍正欲发作，忽然，兰羽舒的影子又在他的脑际一掠而过，不由强压火气沉下脸指着身边的孟教头道：

“这位是湖广总督巴大人驾前的孟延孟教头，奉巴大人之命，追捕神偷闻风至和在逃女犯宇文小白来此，亲眼看到二

犯逃往黑石岛。知府大人要我率兵前来，务必将贼人抓捕归案。孟教头亲眼看到二犯就在尔等中间，你们小姐却还浑然不知，看来她是受了贼人的哄骗！”

周衍分明是在为兰羽舒开脱罪责。

于海肖初来时便见周衍身侧立定一人有些眼熟。但一时却又回忆不起在何处见过，见周衍如此说，仔细一瞧，啊！这不是乔装改扮了的绿夫人柳自洁吗？！

柳自洁和堂兄柳成荫及花氏母女离开登云寨之后，便告诉花氏母女，说闻风至在黑石岛。她说自己和堂兄柳成荫有件紧要事情，待办妥后再去岛上。于是，花氏母女便动身赴黑石岛去了。她所以自己不去亦不让柳成荫去，是觉得风险太大，一差二错便会陈尸荒岛。她在泉林镇林家客栈中遇上了鬼头刀孟延，将孟延诱至镇南的关帝庙前将其除死，得了孟延的文凭路引及牌照，于是，便又扮成男子，让柳成荫冒充随从吴京，去了登州知府的衙门，让知府派兵协助，缉拿案犯。登州知府见牌照信以为真，立即差周衍派兵而来。

柳自洁这一招实在厉害，琥珀猫无论落入何人之手，都会被她在此截获。

看到柳自洁，于海肖心中疑团顿解。他心念电转，想将柳自洁的谜底戳穿，把她的真实身份抖露出来，可转念一想，那样不但要费许多口舌和周折，终于还是难为自己和宇文小白等人解围，又极易节外生枝。于是，便打定了摊牌的主意。

于海肖不慌不忙地往周衍身边凑近一步，低声道：“清周大人下令，要闲杂人等回避一下，我有下情相告！”

周衍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心想：难道兰羽舒要他来传什么私话不成？忙摆了下手喝道：“都给我回避！”

周衍命令回避，柳自洁当然也不例外。她的眼中倏地放出两股火来，恶狠狠盯住于海肖的脸。她已经忖度到于海肖识破了她的真面目，疑心他要揭自己的老底。假的便是假的，况且自己又是个女人，即使浑身是口也难以说清。害死了公差孟延，自己倒成了凶犯。倘若弄巧成拙，谁人能保吉凶？她虽然立即打定了逃走的主意，却仍不甘心就此罢休，便冷笑一声对周衍道：“周大人，别忘了你我皆是奉命而来啊！”言下之意便是：我的路引牌照都是知府大人检查过的，我是真正的公差孟延，要不，知府怎的会命你前来？

周衍并没悟出柳自洁话中的弦外之音，而是以为柳自洁在催促他赶快下令捕人呢！不由心内暗自生气地想：我乃堂堂指挥使，难道听你指使不成？

众人尽皆退向旁边，周衍看了于海肖一眼，示意他有话快说。

于海肖机警地往四下瞥了一眼，忙凑至周衍身前，用极低的声音道：“周大人，我乃御侍肖宾，奉圣命缉拿盗贼闻风至的。如今案犯已经抓到。不过，这种人狡诈异常，身手不凡，实在不好押送，所以，我便故意与他交为朋友，想方设法将其哄骗入京，使其归案。此事极需保密，万万不可泄露，以防发生意外变故。待我到京之后，一定申报朝廷，为周大人请功。不过，这件事只有大人一人知晓，若要出了意外，大人也休想脱清干系……”于海肖说完，自腰中摸出一面小小金牌递给了周衍。

周衍接过金牌，见一面铸着御侍，一面铸着肖宾的字样，不由十分恐慌，边递回金牌边低声陪礼道：“不知钦差大人驾到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你我皆是奉公，何必如此客套？速速传

令，要他们闪开，快放我等出去，夜长梦多，时间久了会出事的！”说完，离开周衍，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了回去。

周衍命中军传令，官兵立即闪开一条道路。群雄大模大样地走出重围。

柳自洁责问周衍为何将人放走，周衍哪里还理会她，径自领兵转回。

群雄急急赶了一段路程，来至一个荒野之外，见后边无甚动静，方停了下来。怪胎卓平非早已忍耐不住，忙问于海肖和周衍说了些什么，周衍就那么轻易地放了他们。于海肖便将事情如实地道了出来。当下，鬼脸杀手李云青告辞了众人，独自回广州去了。宇文小白见李云青走了，对于海肖等人道：“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，十分招人耳目，不如分开走吧！”说完便转身欲走。

于海肖知道拦阻也没用，忙道：“宇文姑娘请留步！”

“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宇文小白回过头来。

“李大侠再三关照，要卓义士伴你同行，遇事好有个照应！你看……”

“谢谢你们的好意，用不着！”

兰羽舒觉得她一人独行太过寂寞，忙道：“宇文姑娘，你若是觉得男女间一路同行不便的话，我陪你走如何？”

宇文小白强自作笑道：“武林中人不拘礼节，男女间有何不便之处呢？我并无此意！谢谢兰小姐的好意，还是我自己走吧！”说完，飞速瞥了于海肖一眼，又微微一笑。笑得有些苦涩，也很勉强。

于海肖同她默默地并肩走了几步，小声叮嘱道：“宇文姑娘，人事险恶，一路之上需十分谨慎。出门在外，注意饮食起居，保重身子要紧。我若到了京都之后，准备先去寿王

府，寿王府左侧不远之处有座长生客栈，咱们的人到京之后都住在那里……”

寥寥数语，却饱含着无限的关切之情。宇文小白心头一热，眼睛有些湿润。在这一瞬间，她竟然有些后悔自己的任性。不禁喉头打结，颤声说道：“我记住了……”她生怕泪水流出，急急向前走去。

“她怎么是这脾气？”见宇文小白走远了，兰羽舒凑近呆呆发怔的于海肖道。

“她太苦了……”于海肖无限感慨地说。两眼仍然望着宇文小白身影消失的地方。

走向前来的怪胎卓平非和手到擒来闻风至听到他们的话，相互对望一眼，默默立在他俩身后。

“苦归苦，仇归仇，也不应对别人这样冷淡呀！看那阴阳怪气的样子，好象我们都欠了她什么似的……”兰羽舒不满地说。

怪胎卓平非突然冷笑着搭上了话：“哼！还说呢！宇文姑娘不愿同我们在一起，还不都是你搅和的……”话未落音，已疾纵身形追赶宇文小白而去。

“你……”兰羽舒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见卓平非头也未回地飞掠而去，便欲追上前去评理。

于海肖忙将她拦住，说：“算了，他这人说话就这样，莫和他一般见识！”

兰羽舒的两眼死死盯着于海肖，好似要从他的脸上寻觅到什么。她忽然悟到卓平非话中的含意，猜测到于海肖和宇文小白之间似乎有种无影无形的东西，不由冷冷一笑道：

“于大侠，京都我不打算去了！你还是、还是陪宇文姑娘去吧……”

闻风至在旁劝道：“羽舒，刚才你还说宇文姑娘不该那样呢，你怎么也……”

兰羽舒打断了他的话，气冲冲地道：“这关你什么事？你们男人家都没什么好心……”说话间，已转身向天突山方向奔去。

闻风至欲去追她，被于海肖制止住了，说是去也没用，有些事一时很难说清。

如今只剩下于海肖和闻风至了。两人默默前行。于海肖心情极为复杂。

行至一个山村之外，忽闻村内同时有几处哭声，于海肖忙停足对闻风至道：“你先行一步吧，我到村内看看出了何事。再说此处距登云顶已经不远，我准备去登云寨见见兰小姐！”

“你想劝她同你一同进京吗？”闻风至问。

“到时再说吧，我总觉得应该见她一面再走！你若追上卓平非和宇文姑娘，请路上关照他们一二！”

闻风至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记住了！于大侠，多多保重！我先走了！”说完，对于海肖抱了抱拳，向宇文小白和卓平非去的方向疾追而去。

于海肖走进这个小村，村内竟有十几户人家死了人。一白须老者向他哭诉，前几天本村叶付的妻子死了，叶付也被人杀死在天突山下，他的女儿叶赛花被登云寨的少寨主兰羽舒抢了去，幸亏被一位武林高人救回。左邻右舍正在帮她料理丧事，老寨主兰汝庆突然闯入家中，不仅杀了叶赛花，连八九名村民一并杀死。这件事是叶家的一位隔墙的邻居听见了动静，趴在墙头上所看到的。昨天，那兰汝庆大白天竟又来至叶家，但叶家的人都已死完了，竟不分青红皂白将叶家的

邻居杀死五六个，还声言要将村中所有的人斩尽杀绝，吓得好些人家都搬到别处去住了。兰汝庆和地方官都有交情，又没人敢去告状……

于海肖热血翻涌，怒火中烧，大步向登云顶赶去。正走间，迎面走来一人，蓬头垢面，疯疯癫癫，手中拿着一把宝剑。他看见于海肖，用剑一指道：“你是叶赛花的什么人？”

第六章 贼性难改

于海肖听得声音有些耳熟，仔细一瞧，却原来是兰汝庆。于海肖愤怒之余又深感意外，他怎的会变得如此呢？

兰汝庆见于海肖不理他的话，突然大笑着道：“哈哈，你小子不敢答我的话，定是叶家的人无疑了！我要杀绝你们，将全村人杀个精光……”说着，恶狠狠一剑向于海肖当胸便刺。

于海肖闪身躲过，怒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“哈哈，你小子还会有点功夫哇！敢给老子过过招吗？我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兰汝庆！我要把普天下的人杀光！杀光……”

“叶赛花家中的人是你杀的吗？”于海肖强压怒气问。

兰汝庆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：“哈哈，哈……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老子干的……”

“你为何滥杀无辜？”

“哈……儿子死了，闺女跑了，哈……都是因叶赛花那小妮子而起，我要杀了她，杀了她……”

他疯了！于海肖心内说。他不禁有些犹豫：自己怎好对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动手呢？

“啊！”兰汝庆突然惊叫起来：“好小子，你不是拐跑我女儿的海公子吗？还我的女儿，还我的女儿……”

兰汝庆似一头暴怒的狮子，一剑一剑拼命向于海肖猛刺。于海肖一边闪躲，一边思虑着对策。忽然，白须老者的哭诉又在他耳边响起：兰汝庆要把全村人斩尽杀绝……再看看眼前这个神志不清的疯子，谁知道他还要残杀多少无辜的生灵啊！够了！仅在他疯魔之前所作的恶造的孽，难道还不足以问成死罪吗？于海肖冷哼一声，杀机顿起，“呛”的一声抽出了宝剑！

“好小子，你还带着家伙呢！”兰汝庆又是一剑向于海肖当胸猛刺。莫看他已经疯疯癫癫，却仍是出手凌厉，招式狠辣。

于海肖撩剑将兰汝庆的剑荡开，倏地一剑向兰汝庆肋间刺去。兰汝庆大喝一声，摆剑一磕，两柄剑“当”的撞在一起，竟震得于海肖臂腕发麻，虎口余热，手中长剑险些坠地。

兰汝庆功力本来不弱，人一疯癫之后，又会神奇地生出一股巨大的邪力，这是于海肖所没料到的。但是，一个神志不清的疯子，毕竟套路不清，反应迟钝，五六个照面之后，于海肖一剑扎进了兰汝庆的胸腔。兰汝庆惨叫一声，手中宝剑跌落地上，两手抓搔了一下，猝然倒地，一股鲜血自胸口汩汩流出。

于海肖还剑入鞘，摸了摸兰汝庆已没了气息，便撩起兰汝庆的衣襟，将他的脸蒙上。

于海肖正欲转身走开，一条人影倏然而至。他不由心中“格登”一声，来者竟是冰心雪梅兰羽舒。

兰羽舒回至登云寨，方知父疯兄死，不禁悲痛欲绝。当打问起父亲的消息时，有个家人说见寨主刚刚出寨，口中大骂叶赛花和叶付，并要将其全村人杀绝，如今大概去了叶

家。兰羽舒大惊，便顺着这条路追了下来。

兰羽舒看见于海肖站在路旁，脚下还躺着一人，不由愕然止步。她猜測于海肖大概是去登云寨找自己的，心头稍觉欣慰。口内却故意冷冷地问道：“于大侠意欲何往，怎的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欲去登云寨寻你……”于海肖如实答道。但想到脚下已死的兰汝庆，终是有些不自然。

兰羽舒心头一热，却仍是用那口气问：“找我有何事吗？”

于海肖目芒直射在她的眉面之上，语气有些发冷：“你没想到我会去见你的吗？”

兰羽舒竟有些畏怯似的低下头去，她没有勇气回答于海肖的话。既不愿意说“想到了”，却更不愿意说“没想到”。不禁心头鹿撞，揣揣不安起来。

于海肖缓缓踱至兰羽舒面前，说话的口气也温和了许多：“兰小姐，你虽是登云寨的人，但是却和你的父兄截然不同。你主持正义，嫉恶如仇，这是大家所一致公认的，之所以受到众人的尊崇与爱戴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刚才你负气而走，是对宇文姑娘和我误会了。她和我之间并无甚恩怨瓜葛，更无儿女私情。她很尊敬我，我也很喜欢她，时常相处，武林英豪怎能讲究什么男女有别的俗礼呢？难道男女之间除去相爱，就不可以有正常的友谊吗？由于我们都很年轻，极易引起他人的误会和无端的猜疑。你我虽然相处日短，谁能保得住无人说三道四呢？可你我又有何越轨之行？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正大光明，对什么都不必理会！任人去猜测吧，世人早晚会对我们作出公正的评价！”

兰羽舒低下头认真地听着，用脚板来回磨擦着一块石

子，显得非常局促不安。待于海肖的话完了，方慢慢仰起脸，疚愧地道：“我这人很任性，请你多担待。眼下，我有点急紧事情要办，你先走一步，我很快便也动身，用不了多久便会赶上你的。万一赶不上，进京之后，我也去你说的那家长生客栈，你说好吗？”

“你要等多久方可启程？”

“很快，兴许明天即可动身呢……”

“我到登云寨等你，咱们一起动身如何？”

“不不……你、你别去登云寨……”兰羽舒神情慌乱地道。

“怎么？寨中莫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，没、没什么事！”

“如今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我爹有事出去了，我去寻他，给他说一声进京之事，以免他挂牵……”

于海肖瞥了一眼兰汝庆的尸体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他没有勇气将实情告诉兰羽舒。

兰羽舒却突然问道：“刚才你在这里做甚，路旁那具尸体是怎么回事？”

于海肖长叹一声，终于说道：“你去看看就明白了！”

“啊！”兰羽舒忽觉于海肖话中有话，难道这尸体与自己有关？当她的目光又落在那高大的躯体上时，不禁失声叫了起来，急忙凑至近前，揭开了那蒙在面上的衣衫。当看清了死者的面容时，兰羽舒一下昏倒在地。

“兰小姐！兰……”于海肖将昏迷的兰羽舒扶得坐了起来，让她贴在自己胸前，忙用指甲掐她的“兑端”穴。

须臾，兰羽舒苏醒过来，见自己斜倚在于海肖的怀内，

忙挣扎着坐直身子，怔怔地望着于海肖的脸道：“你知道是谁杀了我爹的吗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啊！”兰羽舒惊叫一声，“你为何杀他？”

于海肖将在山村的所见所闻以及遇到兰汝庆的事全部说了出来。

兰羽舒先是垂着头一言不发，待于海肖的话说完，方仰起脸呆呆地瞧了他片刻，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爹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，不过，我总觉他不该死在你的剑下！我虽然也知道他罪有应得，但我毕竟是他的女儿，为父报仇义不容辞……”话犹未尽，突然一掌向于海肖当胸拍去。

两人近在咫尺，兰羽舒的这一掌又快如电光石头，而且又是出其不意。于海肖猝不及防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打了个正着。于海肖惨叫一声，身子向后倒去，接着便在地上滚了几滚，口中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。

兰羽舒托地跳将起来，玉神剑早已在手，厉声喝道：“于海肖，快起来受死！”

于海肖强忍疼痛站起身来，用手捂着胸口道：“兰小姐，你不是要为父报仇吗？那就请吧！”说着，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膛。

兰羽舒冷笑着道：“怎么？你死到临头还想落下个刀割头犹如风吹帽的英雄？有胆量就抽出你的剑来！”

于海肖的目中倏地窜出两股火来，他没再作声，缓缓地抽出了自己的宝剑。

兰羽舒“遥指南天”，当先一剑向于海肖的面门刺去。于海肖微一侧身，“烈马摇缰”，一摆头躲了过去。兰羽舒宝剑刺空，急忙收招换式，一拧玉腕，宝剑平平地削向于海